

# 涅瓦河畔

在歐洲遊船河，幾乎是指定動作了，在布達佩斯遊多瑙河，在巴黎遊塞納河，在阿姆斯特丹遊總長一百公里的阿姆斯特丹運河，毫無例外，河的兩岸，盡是名勝古蹟。這涅瓦河自然也是如此。

□陶然

早就知道涅瓦河，從俄蘇的小說中。那時，涅瓦河對於我來說，是一處可望而不可即的遙遠河流。根本沒有想過，有朝一日，竟會有機會親臨。人生際遇，還真是說不準。

從莫斯科起飛，一個小時後，聖彼得堡到了。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的聯邦直轄市，人口達五百二十萬，莫斯科之外，是俄羅斯的第二大城市。我之總誤以為城市名字跟於一七〇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由沙皇彼得大帝建立有關，到了之後，才明白，原來是由該市第一座建築物、扼守涅瓦河河口的聖彼得堡羅要塞命名。而聖彼得本人，也被選定為城市的守護聖徒。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最西方化的城市，有一個非常「異國」的名字，傳說是彼得大帝當年遊歷歐洲時，受到荷蘭文化的影響。但那個時候，荷蘭已經受到加爾文主義的影響多年，早已不在地名前加「聖」首碼，另外荷蘭語中的「聖」實為Sint-，而不是Sankt-。另一種解釋可能是，彼得大帝參考了歐洲另外一些城市的名稱，如當時離得最近的瑞典王國的聖米夏埃爾（今芬蘭米凱利），此外還有諸如奧地利的聖米夏埃爾、德國的聖戈阿爾等等。如今，俄羅斯許多重



▲聖彼得堡的名稱來自彼得大帝

要的政府機關，包括俄羅斯聯邦憲法院、紋章局、列寧格勒州政府、獨立國協聯盟議會大廈、俄羅斯海軍司令部和西部軍區司令部都設在這裏；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後，原本的聖彼得堡，在列寧去世後，改名為列寧格勒。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入侵蘇聯期間，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城長達八百七十二天，引致一百五十萬人死於飢餓；戰後被蘇聯政府授予「英雄城市」稱號。駛過市中心的時候，我就看到高高的「抗敵紀念碑」屹立，車子都繞着過，好像在向它致敬。記得在莫斯科的時候，參觀過軍事博物館，其中就有聖彼得堡抵抗德軍的展館的圖文展出，非常震撼，「英雄城市」之稱，絕非浪得虛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經過公投，恢復使用聖彼得堡原名。

聖彼得堡，與偉大詩人普希金有很大關係，而喜歡俄羅斯文學的人，恐怕都會記得他的詩歌《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還有他的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以及眾多的短篇如《驛站長》、《暴風雪》、《射擊》等等。我們在一九八八年由一群藝術工作者發起的地下藝術中心，如今變成藝術工作室的普希金大街十號流連，那裏聚集了眾多的畫廊和音樂工作室，淺嘗了俄羅斯文學藝術的風采。車子駛經市中心，又見到一九五七年揭幕的普希金塑像。我回想起在莫斯科時，在普希金廣場，每逢六月六日普希金生日，普希金廣場就會變成詩的海洋。據統計，全俄羅斯有七十二座普希金紀念碑，胸像三十一座。而在俄羅斯之外的紀念碑，有九十四座是普希金，遍布歐、亞、非、美的四十三個國家，居名人塑像之首。詩人普希金，應該是屬於世界的，難怪當他與情敵丹特斯決鬥，中槍身亡後，人們慨嘆着：俄羅斯的太陽沉落了！

到聖彼得堡，當然不能不看涅瓦河。涅瓦河是排在伏爾加河、多瑙河之後，歐洲的第三大河流。那天上午，陽光燦爛，灑滿一地。我們去涅瓦河遊船河，在歐洲遊船河，幾乎是指定動作了，在布達佩斯遊多瑙河，在巴黎遊塞納河

，在阿姆斯特丹遊總長一百公里的阿姆斯特丹運河，毫無例外，河的兩岸，盡是名勝古蹟。這涅瓦河自然也是如此。

上船的時候，興高采烈坐在上層露天甲板上，那裏備有許多椅子，十足是觀光船的架勢。太陽當空照下，河風由四面吹來，我遙遙欣賞四圍景色，遠遠望見停泊展覽在岸邊的海盜船，遙想起電影中海盜船，還有昔日新聞關於越南船民大洋中遭遇海盜洗劫的新聞故事，心一下沉落了下來。思緒正自神遊天外，忽聽得有人發一聲喊，原來太陽不見了，那驟雨驀地從天而降，人們爭相逃到下層避雨。我也趕緊逃亡，幸好大家並沒有爭先恐後，而是有秩序地退卻，雖免不了淋了一身雨，但總算是平安無事。那雨，打在船艙的玻璃窗上，緊一陣，慢一陣，沙沙有聲。望出去，岸邊的景色變成朦朦朧朧，自有一種說不出的美妙，有如夢境中的世界。

可是，只是一會，雨又停了，太陽出來了。人們又陸續跑上甲板，去補拍沒來得及拍好的景色。當遊船駛近尼古拉夫橋的時候，我想起當年十一月七號爆發的十月革命，巡洋艦阿芙樂爾號向當時是俄國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開炮，而聞名於世。作為歷史文物，阿芙樂爾號停在涅瓦河畔，供人參觀。如今，阿芙樂爾號仍屬俄羅斯海軍編制，艦上的博物館歸文化部所屬。

除了涅瓦河之外，聖彼得堡有許多人工運河縱橫交錯。原來，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開鑿了多條運河，使得聖彼得堡變成「水城」。

上岸，在涅瓦河畔徘徊。岸上有兩座獅身人面像，是阿門霍特布三世法老的面相，於公元前一四五年至西元前一四一九年的雕刻，一八三二年，埃及王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從尼羅河運到彼得堡。我覺得雕刻基本完美無損，當然也有瑕疵，但並無礙整體感覺。

再往前走，就看到高高的海神柱，又名「羅斯特拉燈塔柱」。在俄文中，羅斯特拉是燈塔的意思。柱下有兩男兩女共四座雕像，代表了涅瓦河、沃爾霍瓦河、伏爾加河、第涅伯河這俄羅斯四



▲涅瓦河邊風光旖旎

條大河。根據古羅馬的風俗，海戰結束後，會將戰敗的敵軍船頭砍下，裝飾在柱子上，以示慶祝勝利。也有傳說是當年彼得大帝大敗瑞典海軍之後，把敵軍被打沉的軍艦塑到柱子上，以作紀念。無論如何，這海神柱跟戰事有關，是無疑的了。當然，如今，燈塔已不再起照

明或導航作用；但到了節日慶典，還是會點亮慶祝。只是，我們並沒有碰上任何慶典，唯有在光天化日下，仰望那燈塔柱，任思緒漫天飛翔。而小說中涅瓦河的各種意象紛至沓來。而在不遠處，涅瓦河水，在夏日微風中汨汨流淌。

## ·陶然

香港著名作家，現任《香港文學》總編輯兼《中國旅遊》副總編輯，著有《追尋》、《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等。



▲聖彼得堡埃爾米塔日博物館(冬宮)，跟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的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並列為「世界四大博物館」

# 那一晚，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

□吳昕瞳

「哎呀別迫啦大哥，對不起呀！我、我給你洗碗好不好呀？不就是一碗二十塊錢的麵嗎？你就看我沒錢放過我好不好呀，別、別……啊！」我經過街尾的小巷，又看見那個沒錢的可憐蟲被店家圍毆暴打的情形，他掙扎，他顫抖，他求饒。不意外的，沒有人憐憫這個過街老鼠，包括我。

到便利店買了瓶飲料，剛踏出店便看到靠在角落瑟瑟發抖的他，手腳上的瘀青與傷痕有淺有深，看到我走出來，他下意識地撇過頭，用粗糙殘破的衣服草草擦掉了嘴邊的鮮血，便往更裏面的巷子角落裏鑽，凌亂的頭髮像個鳥窩一樣，可笑是對視的那一秒，他疲憊的雙眼裏還有着不該存在的不屈。

都什麼時候了，為什麼你還是不肯服輸呢？

那副狼狽的模樣，讓我也無法聯想他就是以前那個高傲的學霸，儘管他落到如斯地步還是我做成的。

好久以前本該是享受青春的時候，我就遇到他了，這個家境富有的男孩總是班裏最耀眼的人，他有很多朋友，長得好成績又好，學校裏許多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歡他，是我這個只會打遊戲的宅男夢寐以求想要成為的人。

是的，本來是的。

那時的我家裏沒有什麼錢，連校服也是爺爺在街上撿的白襯衫，隨便縫個校章上去罷了。應該是插班的原因，我與班上的同學並不熟悉，一次在上課時到台上報告，我拿着準備好的一疊報告戰戰兢兢走上台開始演講，伴隨着緊張的情緒和掀紙張時的顫抖，台下原是一片沉默，可過沒多久，台下的同學們開始竊竊私語，一張張陌生的臉孔上有

厭惡，有鄙視，而我看到坐在教室中央的他，臉上帶着嘲諷的笑容。

我開始懷疑，是否我準備的報告不夠充足？是否我尋找的資料有所錯誤？為什麼？為什麼？他們到底……在笑什麼？台下出乎意料的反應讓我措手不及，嚇得直冒冷汗，突然停下來我被老師催促着繼續，我的腦袋一片混亂。

「你昨天到底有沒有洗澡的啊？不知道整潔乾淨是出來報告的基本禮貌嗎？」

我朝着突如其來的清冷聲音看，竟然是他，那個我仰慕成為的人。話語一出，我立即成為全班的笑柄，笑聲蔓延着整個教室，我自嘲地看着滿心準備好的資料，有點心灰意冷，自己熬夜兩天才吐出來的報告竟無人欣賞，而更多的，是當我想起昨天辛辛苦苦地給爺爺賣魚，今兒卻因魚腥味而被人羞辱的那種，恨，與不甘。

在那之後我成了全班的攻擊對象，他的笑容亦成為我的噩夢。他們會把我的文具丟到垃圾桶，因為他們知道我一定會因為沒錢買新的而默默到垃圾桶撿回自己的文具；他們會把自己偷了班會錢的事嫁禍給我，好讓我只能更努力掙錢替他們還；他們會在不高興的時候把我抓去男廁裏毆打發泄，儘管那些拳打腳踢並沒有任何原因。而一切一切，都是那個耀眼的他指使的，而他的原因只是單純兩個字，好玩。

已經不記得有多少個晚上，高中生的我拖着沉重的身軀，從叔叔那偷來幾瓶酒，獨自坐在一個無人的公車站喝酒。只有洗澡和喝酒的那時候，我會把長袖外套脫掉，看着手臂上深深淺淺的傷疤，那是我掙扎過反抗過的證明，那是我孤獨的原因。

獨自喝着酒，獨自流着淚，嘲笑着自己

的無能，歌頌着寂寞又疼痛的歲月。

不知不覺過了多少年，我終於重見光明，建立了自己的事業，而推動着我不斷前進的，不是夢想，不是家境，不是興趣，是恨。

幸運之神不會不來，只是來晚了罷了，事業上的順利和成功讓我滿足，也讓我燃起了復仇的怨恨之火，我看着床頭釘板上的一張大頭照，那個熟悉又噁心的嘴臉，讓他臣服於我，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

這麼想着，也就這麼辦了。的確時間是金錢買不到的，所以我選擇低階一點，比如，擊垮他的事業，拆了他的公司，毀了他的名譽，收買了他的人脈和家人，於是，他便成現在這樣了。

可是，我卻沒有一丁點快樂。我不會可憐他，每每他求饒，他乞食，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一個人墮落、迷惘、絕望，不知道那算什麼感覺，我看着他這樣，卻沒有了以往的怒火。

我只是靜靜地看着他，僅此而已。

那真真正正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這裏總共是三十七元。」我看着我眼前的店員，有點疲憊的我慢慢地從公事包裏掏出皮夾，正要拿錢出來時，只見一個黑影閃過，迅速搶走在我面前的兩罐啤酒便衝出了便利店。

「又是那個乞丐，先生抱歉我這就去追他！」店員拿起身旁的掃把正要走出櫃檯，不知為何，我平靜地把鈔票攤在枱上，默默地開口：「不用追，我幫他付了，謝謝你。」

是憐憫嗎？還是善意？可能連我也不知道了。

又是那條小巷，我走到他身邊，只見他

縮在角落，哪怕雙手已經沒什麼力氣，不停地顫抖，他仍然緊緊抱着那兩罐啤酒，迴避着我的眼神。

「餓了嗎？一起去吃飯吧。」話語一出，他轉頭看向我，那是我這麼近距離與他對視，他的眼裏有不屈，也有恐懼，有怨恨，也有感激，而最多的，是詫異與內疚。他紅着眼眶看着我，放下了手中的啤酒，緊緊抓住了我的手，那雙清澈的眼裏裝滿了多麼愧疚，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我清楚地看見了，曾經如此高傲頑強的他，哭了。

這麼多年來，就算到他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他一直沒有哭過，到這一刻，這個我恨了多年的人，落下了眼淚，放下了尊嚴，我卻沒有一點快樂、高興，反而有的……是自責……

「老闆來兩碗牛肉麵，謝謝。」轉頭看向眼前這個老同學，他目光呆滯地看着地下，像在思考着什麼，正當我想要開口說點話淡化尷尬的時候，老闆已經端着兩碗熱騰騰的麵過來了，他一看到牛肉麵便衝過去搶了過來，一放上桌子便是狼吞虎嚥，我看着他這個狼狽的模樣，又默默地給他點了兩碗麵。

吃完飯後，看他正要縮回去小巷裏，我不知怎麼的竟然心血來潮，不自覺地開口道：「先別走，一起去喝酒吧。」

他也是很愕然，只見他摸了摸擰飽的肚子，可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吧，他還是默默跟着我走，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就這樣，我們又來到那個無人的公車站。

凌晨十二點半，同樣的時刻，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人……呃，不對，現在還多了一個人。我又去多買了幾罐啤酒，隨手便丟給他，只見他一臉茫然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

這是什麼情況。「丟給你當然是給你喝的啊，你怎麼智商變低了？以前不是很聰明的嗎？」我沒有轉頭看他，直到聽見「喀！」的一聲，看見他大口大口地把啤酒灑下去，我也不為意，自顧自的喝起酒來。

「為什麼你肯跟我去吃飯呢？不怕我毒死你嗎？」我沒目的地看着前方，長年累月的孤獨，我忘記了旁邊坐的他，自顧自地說着話。「因為你是個好人，從以前我就知道。」又是這把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冷冷的，彷彿沒有半點溫度，這個語氣卻是我從未聽過的，疲倦，又抱歉。

我沒有再說任何話，低頭看看早已淡去的傷疤，又抬頭看看旁邊早已失魂落魄的他，都多少年了呢？不如就這樣算了吧。

我就這麼和他坐在公車站喝酒，也不知道喝了多久，在意識迷茫中，我清晰地聽到了他說：「對不起。」

夜裏皎潔的月光，映照著兩人的模樣，疼痛的記憶如傷疤般終究會被時間的流水沖淡，有時候當你以為復仇了便會快樂，其實說穿了，不過是因為放不下，才胡亂給自己塞的一個藉口。

人總還是這樣，總想把責任推卸給別人，殊不知一直以來，是自己困住了自己。

那一晚，我和我的仇人在無人的公車站喝着酒，聊着他過去怎麼恨他，也聊着他現在怎麼恨我。我把本該屬於他的現在還給了他，他把本該過去給我的道歉還給了我，到最後咱們都心有靈犀地，沒有再開口提起各自的傷痕。

## ·吳昕瞳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中五學生。